

因与孙武军的友谊

《舟山文艺》留下顾城足迹

□孙鼎期

中国现代诗歌起点是以胡适于1917年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白话诗八首》为开始。这种打破古体严格韵律体系自由写作的诗歌，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体现，时至今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现代诗流派又分为：尝试、新月、七月、九叶、朦胧、新乡土等，各领风骚数十年。

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朦胧诗派群体，这类诗人大多是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他们在内容上呼唤人性的自由，在艺术上追求“意象化”“象征化”“立体化”。现在耳熟能详的写出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海子，列入语文课本的《致橡树》作者舒婷都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之一。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《五人诗选》一书录入了北岛、舒婷、顾城等五位朦胧诗派诗人作品，这五位被后来称为朦胧诗五人。



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部分青年诗人与老诗人在十三陵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徐晓鹤、高伐林、梁小斌、邹荻帆、严辰、蔡其矫、徐敬亚、陈所巨、顾城，后排左起：孙武军、张学梦、叶延滨

星星亮得怕人。

我收起伞，
天收起滴水的云。

时针转到零点，
捆了上帝的脚跟。

你没有来，
我还在等……

下过雨的天空与星星互相辉映弥漫着寂寥感，雨停了伞也收了起来，就连约定的时间也早已到了，所有迟到的借口都以毁灭，可人却还没来，这种急切失落的情绪此时被无限放大，在雨过天晴后内心更期待她的出现，恐惧她不再来。这首诗直击人内心空虚又压抑的情绪，似乎天地都被桎梏进压抑的樊笼，爱而不得傻傻地等在雨过天晴的土地上，疯狂的思量，疯狂的怀念，同时这首诗又承载着顾城“童话诗人”的风格，全文清新梦幻般的风格独树一帜，使人阅之而感同身受。至于为什么在《舟山文艺》上这篇作者是顾城和谢烨合著，顾城又是何心境写下这篇“凄凉”的诗歌，笔者结合顾城生平大胆揣测，概是因为彼时顾城还未和谢烨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恋爱中的男女对于约会时对方迟迟不来难免会有焦灼的失落，同时同为文学青年，身外之物太过俗气，送一篇真知灼见的诗歌即显得诚意满满又能打动对方内心深处。

二

1979年10月为促进舟山地区文学艺术的繁荣，提高作者创作热情，舟山地区文化部门主办的《舟山文艺》正式面世，自1983年《舟山文艺》改名为《海中洲》后截至目前共出刊253期，是舟山市内最具权威的文学杂志。即使是在网络信息发达文学发表途径多元化的今天，能在《海中洲》上发表一篇文章，依然是舟山本土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事情，这既是对作者本身文学创作能力的认可，也是实现文学梦阶段性里程碑式的胜利。虽然只是地方性刊物，可《舟山文艺》（《海中洲》）不仅吸纳本土文学爱好者投稿，更有文史大家金性尧、诗人黄亚洲的稿件见刊。

那么闻名遐迩的顾城为什么会想到在这本地方性刊物上投稿呢？这不得不提舟山本土籍诗人孙武军。孙武军又名孙军章，1957年10月生于定海白泉，1974年舟山中学毕业后，先在老戛排队，后进舟山邮电局工作。1978年考入舟山师专中文系读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1992年调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，1999年调宁波有线电视台社教文艺部任记者、编辑。早在1974年，孙武军便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，1977年的《定海文艺》出刊和1979年的《舟山文艺》出刊均有这位本土诗人的身影，1980年中国诗坛最高刊物《诗刊》“新人新作小辑”发表了他的《回忆与思考》和《让我们笑》两首诗。

单纯并不可恶但是有些可怜
就像一片溶化在泥水里的花瓣
你只带着惶悚的笑能走到哪里？
不是在闭嘴饿死就是重新回转
——《回忆与思考》（《诗刊》1980年4月号）

1980年《诗刊》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17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齐聚北京虎坊路15号举办了青春诗会，这17名里面有舒婷、江河等，孙武军也位列其中，诗会由诗坛前辈艾

青、臧克家等进行授课，青春诗会截至目前共举办了43届，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诗歌活动，被誉为中国诗坛的“黄埔军校”，而最初参与这项盛会的17人后来都成了中国诗坛响当当的人物名噪各方。

三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上影响甚大的“朦胧诗”之争，已在全国蔓延。归根结底这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与当今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。《诗刊》意识到这种变化，为了中国未来诗歌的发展，能受邀参加的诗人，大致上也分为传统派、中间派和现代派，青春诗会上既有老诗人讲座，也有受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与学者来授课。艾青上课说话平缓，没有太多的起伏跌宕，他谈了“关于我自己”“关于突破”“关于生活、想象、真实的世界的关系”等话题，艾青较为幽默，徐敬亚曾问他：“您能不能谈谈新诗的未来？”艾青风趣地回答道“我不会算卦”。黄永玉也曾来上课，他穿个裤衩、叼个大烟斗，他说的一段话在诗会中流传甚广，截至今日令人回忆起来依然忍俊不禁：“我像一只火鸡，瓦片破、碎玻璃、烟头都吃。古代的、外国的，能吃的都吃，消化不了的，拉出来。”严辰、荻帆、柯岩、燕祥实行承包制，言传身教，每人带几名学。上大课和单兵教练相结合，抽象与具体相结合，孙武军的老师就是柯岩。

青春诗会是欢愉的，白天他们疯狂汲取前辈教授的经验，讨论诗歌的创作经验，对诗歌的看法，晚上他们在宿舍里自由交流，哪怕断电了他们也有说不完的话题，那时《诗刊》很穷，连严辰夫妇都只能住办公室，腾出的几间平房安排不下，只好请北京的江河、顾城、常荣发扬风格，当“走读生”，孙武军作为“外地生”有幸分到一间两人间的宿舍，最初他的室友是徐敬亚，后面由于流沙河晚来没地方住，徐敬亚便发扬精神将床让给了流沙河，孙武军便和《草木篇》的作者、大名鼎鼎的“右派”有了“一夜”的室友情。吃饭则是在隔两道院墙的北京京剧院解决的，交点管理费，自己买饭菜票。

在这里孙武军结识了许多朋友，当时炙手可热的诗人北岛带着铅字油印的诗集《陌生的海滩》，这是他第一本诗集。蓝色封面上，用水粉画着只长翅膀的眼睛，没有作者署名。这本集子里有短到只有一个字诗歌《生活》全文为：“网。”还有著名的《回答》，北岛曾想把这本书送给孙武军，可诗人又有几个是腰缠万贯的富豪呢？于是孙武军对北岛打趣地说道：“还是买吧，你这么多人也送不起。”“确实送不起。”北岛回应并接上孙武军递上的5角钱。在这本书上北岛在扉页写下“孙武军留念，北岛 80.7.25”。

也许是同为朦胧诗派诗人的缘故，更也许是因为志趣相投，诗歌会里与孙武军关系最为要好的便是顾城，他24岁，比孙武军大了1岁，个子不高，大概1.65米，总戴着直统统的布帽，像一个牧羊人。顾城看人，总是直愣愣的，就像是活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，不顾他人忌讳，直勾勾地看着你。他与孙武军总能聊得很投机。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北京的胡同里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他们的谈话总是顾城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而孙武军则是扮演那个“沉默的倾听者”。顾城似乎总活在“童话世界”里。聊到不感兴趣的话题与人，他便一言不发，沉默以对，就连空气也会被尴尬得凝结成水来。

由于孙武军个子魁梧，顾城戏称为“庞然大物”。他们打羽毛球时顾城总会把球拍挥动得很大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把球抽到孙武军的脚下，口中喃喃：“我要击中你这个庞

然大物。”

1980年8月20日，孙武军和顾城在北戴河的沙滩上谈了很久，谈到兴奋处趁着月色，顾城和常荣兴趣大发，偷摘了招待所中的梨，在寝室里拿小刀把梨切开分给大家，说这是“分梨（离）”。第二天青春诗会结束，在诗刊社分手时，舒婷给孙武军留言，在小本上写了一首小诗《赠海边的孩子——孙武军》：

我在海这边
你在海那边
我们的歌声互相汇合
流淌在时代的风里
你在我心中
我在你心中我们都
海的怀抱里

关于这次诗会，《诗刊》10月号发表了青春诗会专辑，专辑编者语的最后，引用了孙武军的诗：“世界不会因为我没有我的歌而失去生命，可我没有这支歌，就会枯萎得没有一点颜色。”

舟山是孙武军的家乡，也是他文学梦起航的地方，他跟顾城曾提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就发表在家乡的小刊物上，后来从小岛出来，近乎忘了它，无意之间流露出的青涩情感，却被顾城这位拥有孩子般天性的人深深记住，笔者大胆揣测也许是为了纪念这份友谊，顾城便向地方性的《舟山文艺》投了稿，并用了《等》这首一是说爱情、二是说友情的诗。同时该诗被《舟山文艺》的编辑收录进《情诗一束》合辑里。同辑的诗歌共六首，其余分别是孙武军《夜曲》，虞国庆《小河边》，刘建群《身影》，周鹏宽《小窗》《杨梅熟了》，宋时勇《白杨》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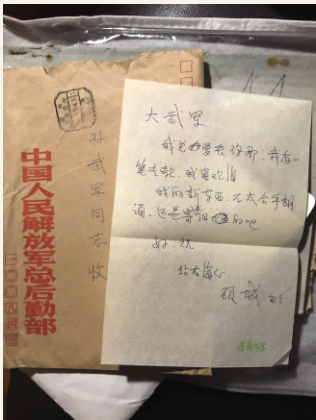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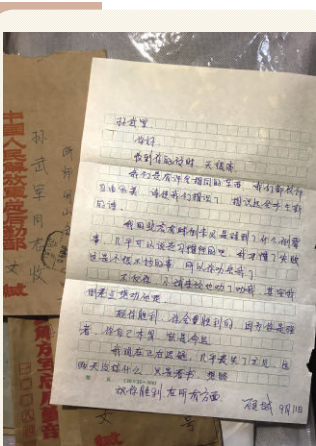
真挚的友谊经得起时光的证明，孙武军依然与顾城保持着这份友谊，他们多有书信往来，由于孙武军个子高顾城有时会信中称呼孙武军为“大武军”，他在信中说他喜欢海，总要去孙武军那边，站在海上。他还说他和孙武军有很多相同的东西，都信仰自由和美，诗让他们相识，而他们的相识则会产生新的诗歌。1984年孙武军到北京复兴路22号（总后大院）36楼4门1号顾城家找他，顾城知道孙武军来了，不顾刚睡醒凌乱的头发便拉着他谈论诗词。

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故去，孙武军得知消息悲痛万分，写了《诗人死了》来悼念这位故友，结尾他借用舒婷的《童话诗人》描写顾城：

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
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
你的眼睛略微过
病树、颓墙
锈崩的铁栅

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
集合起星星、紫云英和烟烟的队伍
向着没有污染的地方
出发

逝人已逝，友谊长存，诗人早已走远，他的诗歌永远留了下来，《舟山文艺》这本杂志也随着舟山市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成了舟山本土籍文学爱好者获得文学认可的心中圣地，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作家、诗人也不吝笔墨在上留下自己的足迹。



顾城写给孙武军的信

本版图片由孙武军提供